

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神秘的吉祥物

秦文君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神秘的吉祥物

秦文君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的吉祥物 / 秦文君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339-3136-0

I. ①神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0436 号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
装帧设计 成朝晖

内文插图 陈丽婷 袁 飞
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神秘的吉祥物

秦文君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98 千字

印张 4.875

插页 2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136-0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序·难忘的读写旅程

李天

2011年,我为孩子们写作满三十年了,所以手边的这本小小的给中小学生阅读的《神秘的吉祥物》使得我很感慨,有了怀旧的感情。

当我还是一个胆怯、软弱的小女孩时,因为患上了一种叫“百日咳”的病,医生说要咳嗽一百天,父母怕在病床上养病的我孤独,就给我买了很多儿童读物。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阅读儿童文学了。我惊异着一首诗、一段美文,竟会散发出谜一般的魅力,读着读着,心境变得安静、快乐起来,仿佛童年病时的寂寥和胆怯被轻轻擦拭干净了,心灵清澈透亮。那深深沉浸的感觉,其实就是感动。记得当时对阅读的痴迷是天然的,像早有一颗活着的种子埋在心里,有一天便长了出来。

后来到了学校,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很善于指导孩子阅读的老师。她给了我一张卢湾区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。在暑假里,我常常一早就去图书馆,借一本书后往回走,在半路上找个有树荫的地方就坐下来,慢慢读起来,读完之后马上返回图书馆,再去借第二本。在小学阶段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,后来成为一生都爱书的人。

我常常感恩。如若没有阅读的光芒,我所有的生活、感情世界,以及写作热情就暗淡了。察看书籍对于一个人的影响,可以发现它重要得恍如这个人心灵的颜色。

本书收录的作品里,最早的好像是《四弟的绿庄园》,我仍然记得在1989年的创作过程,因为它的创作过程很独特:初稿完稿时正是凌晨,放下笔,我的心里涌动着难以述说的激情,徒步一整天,穿过市区,穿行在农舍和田地间,那种奇怪的冲动才慢慢安静。我感觉那是建立在心灵和直觉上的小说,这是我的得意之作。

而书里《花园国里的公主》是我最近的新作。敞开心灵的花花草草正是我写作的源泉,那里有黄金一样的纯真,有美,我不愿意把它们藏起来。

写作就是如此,写作者的心灵很重要,写作涉及对世界的看法,涉及对美雅和安详的崇尚,涉及真的情,真的泪,真的感恩,真的快乐,真的生命。有了丰富的感情,有了心灵和艺术的力量,对下笔写作会非常有意义,因为它能够使写作飞翔起来,能透彻并浪漫地表现世界和真实的人性。

目录

四弟的绿庄园 / 001

表哥驾到 / 015

新锁 / 019

坏表哥训话 / 024

花园国的公主 / 030

啊——玛玛——依哟 / 044

妈妈呀妈妈 / 049

神秘的吉祥物 / 054

父·女 / 059

窗外的萧晓 / 070

灰灰赴考 / 076

如来叔叔 / 081

情感 / 092

三个亮亮 / 102

友情 / 106

担惊的滋味 / 111

女老师严萍萍 / 122

神秘邮箱 / 138

四弟的绿庄园

我当女孩时，想法千奇百怪，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，感觉他们坚毅无比，能包打天下。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，又是家中众多姐妹中唯一的男孩，我坚信他会成为大人物。那是种充满善意的深刻期望。母亲更是如此，待他像收了个门徒，不停地教这教那。

四弟驯服地听讲，双膝并拢，弓着背，只占很小的地方；目光却不与母亲对视，游游移移的，忽而倏地一笑，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。

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，先是热衷于扮医生，往我肋上叩几下，开张皱巴巴的药方。母亲大喜，急忙买回听诊器。谁知不几日他就移情于养蝌蚪，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。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尊漂亮的瓷鱼缸。哪料第二天他就将那小生灵送了人，缸底凿个洞，栽上棵病歪歪的蓖麻。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，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，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。他的操行终于使母亲的痴情犹如蚕蜕壳，一层层蜕去，最后结个硬茧。

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，才十岁就善于飞眼

察看父母脸色，常常低眉顺眼。有一回我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走来，斜刺里跑来个脸色白兮兮的男生，伸手往四弟脸上抽打两下，四弟居然不敢还手，像只地老鼠似的急速逃遁，逃出几米才阴阴地骂句“Pig”。整个一天我失魂落魄，说话口吃，随时都能淌下眼泪。那白脸男生就成为我生平第一个恨过的人，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手下。

同年冬末的寒潮里，四弟染上肺炎，病愈后竟开始赖学。父母软硬兼施，他却哀哀的，似乎满腹心酸。班主任上门来家访，耸起肩来幅度很大，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。

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垮掉的当儿，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。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像初春第一束温馨的阳光。他说梦见孙儿在呼唤。真神了！

祖父身材魁伟，蓄的白胡子及胸，戴一顶晒白发脆的单帽，全身散发着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。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，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。鼻尖对鼻尖。祖父弯下身，四弟则挺胸站个笔直，仰脸如向阳的葵花。他的脸毛茸茸的，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。我总想像抚摩一枚鲜果那么去抚摩它。

祖父打点行装那天，四弟突然离家出走，到夜里仍不见踪影。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条，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，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窗户表示欢送，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。父母横商量竖商量，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地召唤他。唯有祖父鼾声舒畅，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。

拂晓时父母决定妥协。我跑去打开窗户。远远的忽暗忽明的天光中，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，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，宛如

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夜鸟。突然，他瞥见大开的窗户，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，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，嗷嗷叫着，气势如一举攻克，堡垒的壮士。

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养冬虫豁了边的罐子。他把家什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，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。

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，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。火车启动那瞬间，四弟竟满面春风，大作挥手状，弄得人家只好硬僵僵地笑。

母亲是顶不快活的，四弟离她时如此笑口大开让她发闷。竟没有一点留恋，这铁石心肠的四弟。母亲抻抻袖子，弄好头发。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。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里，我们伫立许久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把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为一体。然而当我踏进家门，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便袭上心头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家就缺了一块，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；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里闯进来。

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，亲人四弟。

父母大人在上：

见字如面，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，衣食住行均好，请勿惦念。

敬祈

大安！

儿四弟叩上

收到这么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，我们简直瞠目结舌，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老先生了？只有父亲沉默着，半晌才说这属祖父的文风。祖父为人忠烈豪放，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，但因为出自孔夫子故乡，十分注重礼仪，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。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人的崇拜。

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，揣着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：四弟双肘倚在炕桌上，紧捏笔杆，祖父念一字，他写一字，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。遇上不识的字，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。祖父呢，用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画着……

可自那封平安信后，四弟竟杳无音信。

春去夏来，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，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的底，因换季的大清扫送进了垃圾箱。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，从聚到散。日子一天天擦抹去四弟往昔的种种恶作剧，我发觉他在一天天光亮。

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，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复信，难得祖父笼统地复一封，寥寥数语，开头总是“见字如面”。

那个夏季郁闷潮热，气压低低的。母亲下巴颏日益尖削，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，深处的缺憾就泉涌而出。

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她絮絮地说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别瞎想！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仿佛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辛苦，然后浪子回头；她以为四弟过不了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。

然而，四弟如出弓的箭。

终于，母亲忍不下去，写信说思念四弟，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。母亲的聪明使父亲微笑着摇头晃脑，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。

不久，照片寄到，竟是张集体照！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上，一律是长脸膛，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，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黝黝的。照片印得模模糊糊，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。

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装进镜框，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。母亲常对着它出神。秋天里，父亲也有些变。我想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，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。

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“见字如面”了。

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：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母亲还是这句老话。

“我想不大会。”父亲口吻已失去坚定。

“出了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会出些什么意外呢？”父亲拼命按太阳穴。

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，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

他立即去买了三张火车票，他们带我一道坐上北行列车。列车晃动向前，一路风尘，我感觉正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。

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带着寒意。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，他穿得鼓鼓的像个山东大红枣，头发理得像个老头。母亲对他张开手臂，仿佛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怀抱。

四弟清澈的眼光一闪，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。他躲到祖父宽大的背后，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。

祖父病得很重，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。后来才知，祖父已病了半年多，但从来对我们守口如瓶。

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，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，脸孔明丽。她们带来些鸡蛋、羊肝、猪肉什么的，有的张罗做油饼，有的杀鸡。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，仿佛她对他的宠爱更不一般，说几句就动手，推他拍他在他鼻尖上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叱呵四弟去生火，他慢了一步，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，他被拍得咧嘴。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头的蜂蜜。母亲怔怔地，充满惶惑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亏你们照顾他。”

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，火花闪闪，他鼓突的腮油亮亮的，像精神的小泥人。他居然知道烧火诀窍，架好柴，火呼啦一下直蹿出灶台半尺高。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，他却不肯转脸，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个侧影。母亲的手松了，从我肩上滑下去，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一阵。

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，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。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，不顾应酬，滴水未进。

父亲见势头不对，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。很晚，母子俩携着手进来，四弟眼圈微红，母亲则更是悲喜交集。

“母子相认了？”父亲欠起身笑。

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：“我说话转不过舌头，出口就是山东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？”我说，“不要我们了？”

“谁不要谁呀！”他大人物一般，“我忙呵，里里外外。不是寄照片了吗？！”

“哦，那张赤膊的？”

“什么赤膊的？那叫光膀子！说赤膊他们会笑话的！夏天种地时照的。种地，流汗长老茧。”

太可怕了，他在家人人捧在手心，到这儿却让他种地！像耕牛那样辛苦！哦，亏得我们来拯救他！

从那晚起，四弟就不疏远我们，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。有一天，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。

祖父支撑着同行。大病初愈，他的个子缩小了点，系完鞋带佝下的身子半天才能直起。祖父曾是四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，他种的地瓜个大、糖分足。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，养人。撑到田头，祖父倚着株老树，混混沌沌地睡去，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。

四弟的地是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，才方圆几步，用些小栅栏围起，边上竖了块小牌，四弟写着：我的庄园。

秋日景美，他的庄园洒满旺盛的阳光，他在那儿像一株蓬勃



小树。四弟突然蹲下，把一块黏土搓细了。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，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，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。

“我把力气藏在里头。”四弟仰起脸来，“播种时刨地，夏天锄草，浇水打虫……”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用脚踢踢土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

我们帮他收获地瓜，它们是淡红色的，新鲜如婴儿。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，沉甸甸的，外皮上粘着渗出的糖分。天很高，无云，四弟在他的庄园内手舞足蹈，我忽而感觉他过得自由、浪漫。

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，装着地瓜。她们让四弟去驾辕，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。我忽而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，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赖的小不点。

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，一路吆五喝六，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四弟同他们打招呼，整个儿像换了个人。我想，那一天会唤起他永远的骄傲。

母亲讷讷地说：“怎么可能是他干的呢！”

“他喜欢这儿。”父亲说，“喜欢无拘无束。这像我。”

母亲迅速地扫了他一眼。

我记起父亲一向喜欢夏天打赤脚喝凉水，原来这些习惯还有根源。父亲胖胖的，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发了迹，但他不喜欢城市工作，他说一口牙全坏了，都是水土不服。

祖父用脚顿顿地，他说地底下是实的，土是活的，有经脉有灵性，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。四弟一来就迷上它，能在地里成

天地劳作，还喜欢同它谈天。它是一个博大宽深的潭，他把力量和才智还有汗滴都储存在土里，藏久了能酿出发甜浓郁的芬芳。

回村路上，远见炊烟袅袅，多情而又婀娜。祖父的院里卵石铺地，有只大缸，满当当一缸雨水，我忽而感觉四弟凿个洞的金鱼缸那么微小，过于精致。他现在可以养一河的蝌蚪，种一亩蓖麻……那样气度地去爱。

祖父当晚送了支小猎枪给四弟，可以装铅弹打小走兽，说是秋收完毕就可上山。四弟攥紧他的拳，招招摇摇地走了一圈。父亲忍不住拍拍他，也许忆起他自己当年也曾那么大胆、精神、鲜龙活跳。

那是父亲最美的念念不忘的岁月！

我们的归期渐近，母亲三番两次提及，期望四弟能松口。她当着父亲祖父等人的面说：“早点去订好票行不行？”

“好吧。”父亲说，“订几张呢？”

一屋子的人都盯着四弟，他也很敏感，故意用唱歌似的长音说：“丈量过我的庄园了吗？长七步，宽五步。生出五百八十一只地瓜。”

“大小都算？”祖父跟着打岔，“有的才拇指大。”

四弟干脆地答：“是地瓜都算。”

后来母亲私下找祖父，希望他出面劝四弟。祖父攥着胡子思忖半天才说：“听凭他决定吧。”

祖父婉转地拒绝了母亲。临别前夜，他把我们叫到跟前。他说命运召唤每个人，人在哪里活着都是有苦有乐，穷也好，富也好，心里不苦遂了意愿就好。一个人一种活法。

父亲连连称是。母亲木木地站着，嘴唇干得像长了层软壳。祖父示意，四弟还是株苗，不一定适应每一种土质，但总有一种合适的土壤让他长得最茁壮。

我敬佩地望着衰老的祖父，想象着他年轻时的风采。许多人违心地离开他们所爱的生活。祖父则固守一辈子。他没吃过饼干、冰激凌，可他充满活力。他从未唯唯诺诺，一生都是个出色的男子汉。

四弟果然执意不走，说舍不得庄园。我想那绿庄园是他心里积攒的圣土；它荒芜了，他就会变得冬天一般冷。

临别那天，四弟显得郁郁寡欢，说话也用小喉咙。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他挽住父亲的手臂，不时歪过脸看父亲的表。

火车缓缓动了起来，四弟挥动双手，一秒钟后，他随车疾跑开来，双手迅猛地挥舞。起初还与列车平行，后来火车怒喝一声，加速飞驰。四弟像是疯了，双脚蹬地如踩鼓点，横冲直撞疾奔，嘴张得像离水的鱼！仿佛积蓄的情感在这一刻爆发，似决了堤的洪水滚滚而来！

我们探出身子呼喊，只见四弟伤心欲绝地用袖头擦拭眼睛。铁做的火车无情地奔驰，四弟越变越小，最后成为一个小黑点在那儿跳跃、跳跃……

母亲嗓子里很怪地响了一下，忽然瘫软下来，低声痛哭。那么多年来，母亲一直是个坚强女神，这一次却挥霍了所有封存的压抑着的脆弱……